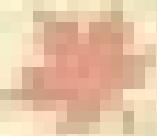




石评梅作品集

邓颖超

· 散文 ·



名洋桂作品集

詩集卷

1216/41

中国作家研究资料丛书

石评梅作品集

·散文·

杨扬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卓英
封面设计：陶尚义

石评梅作品集（散文）

杨 扬 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

（北京文津街七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9¹/₂印张 215千字

1983年8月 北京第1版 1983年8月 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册 定价：1.20元

图书分类号：I266 统一书号：10201·18



高君宇 石评梅的墓碑



石评梅墓碑上所刻
“春风青冢”四字



石评梅为高君宇同志墓碑所书碑文的全文：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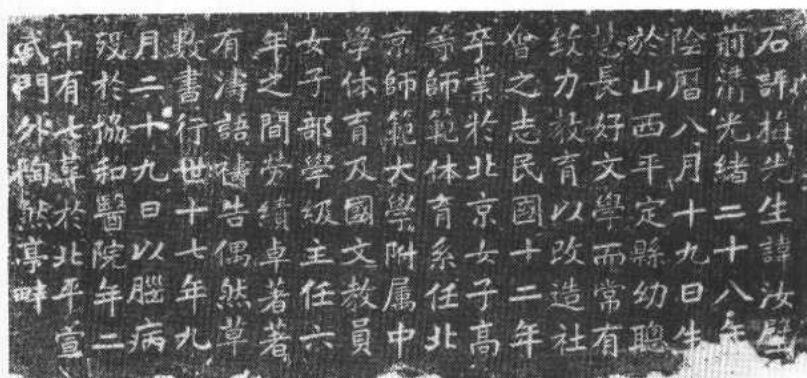
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
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梅

石评梅墓碑上的墓志全文：

石评梅先生，讳汝璧，前清光绪二十八年阴历八月十九日生于山西平定县。幼聪慧，长好文学，而常有致力教育以改造社会之志。民国十二年，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体育系，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体育及国文教员、女子部学级主任，六年之间，劳绩卓著。著有《涛语》、《祷告》、《偶然草》数书行世。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以脑病殁于协和医院，年二十有七，葬于北平宣武门外陶然亭畔。

(附注：石评梅墓碑形制与高君宇同志墓碑略同。墓碑正面刻有“故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女教员石评梅先生之墓”，字为楷书，碑石正面刻有篆书“春风青冢”四字。石评梅墓志刻于碑基上，未署撰写者姓名。)



薔薇圖
珠合訂本



石梅手評

丁未歲夏月，予遊京中，偶見此圖，甚為愛之。因就圖題一詩，並題於卷首。詩曰：
向晚晴天露滿枝，
小窗深處聽秋聲。
明月照人懷舊事，
故鄉風物最關情。
感懷久之，不覺淚下。因取前人詩句，題於卷首。詩曰：
山道行吟草木間，
孤芳自賞自清閑。
誰知風雨來無際，
落葉蕭蕭是故園。
書於京中，丁未歲夏月。



《石评梅作品集》编辑说明

石评梅（1902——1928）是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一位名女作家。她与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高君宇同志结识并产生了深沉的爱情，在高君宇同志帮助和影响下，越来越努力从事新文学创作。高君宇同志于一九二五年不幸病逝，她悲伤过甚，约三年后也因染脑膜炎而过早逝世，当时才二十七岁。但她留下的文学作品不少，从总的看，这些作品是当时新文学运动留下来珍品的组成部分。由于种种原因，过去对她的作品的了解与研究均很不够。为了使这些已经不易查找的作品得到整理，便于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研究与阅读，我们决定编辑出版《石评梅作品集》，作为《中国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的一种。

《石评梅作品集》共分三集：第一集为散文，包括石评梅去世后友人为她编的《涛语》、《偶然草》和过去从未收集过的散文。为了在编辑体例上的一致，依据石评梅在《〈妇女周刊〉发刊词》中的立意，将新汇编的散文部分拟名为“火把与呼声”。第二集为诗歌与小说。第三集为剧本、长篇游记、书信等。嗣后，还拟将陆晶清、庐隐、李健吾等所写有关石评梅的文章编为《石评梅研究资料集》。

本书编者为杨扬，先后协助查找资料与编辑加工者有陆宏基、刘卓英、赵林、叶明芬、王新民。

邓颖超同志关怀本书的编辑出版，特为题写书名并撰写了题书名后志。在编辑过程中，石评梅生前好友或学生陆晶清、李健吾、张恒寿、颜一烟、李惠年等同志给予了热情的帮助。

在查找资料中，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单位的同志也给予了帮助。对这些，我们一并深致谢意。

书目文献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九月

为题《石评梅作品集》书名后志

邓颖超

书目文献出版社嘱我为本世纪二十年代名女作家石评梅作品集题写书名，立即在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件难忘的往事。在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我已知高君宇（名尚德）同志是我党北方区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主管宣传工作，但未见其人。那是一九二五年一月，高君宇同志在上海参加我们党的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返回北京的途中，他特地在天津下车，到我任教的学校里看望我，因为，他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来看我并带一封信给我，这样我们有缘相见，一见如故，交谈甚洽。高君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是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相识的，两人欢谈甚深，彼此互通了各人的恋爱情报，于是高君宇同志做了我和周恩来同志之间的热诚的“红娘”，而周恩来同志又做了我得见君宇同志的介绍人。我和君宇同志的那次亲切的会见，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温和而又沉着，内心蕴藏着革命的热情，而从外貌看上去也较为成熟的青年。

在同年的三月间，我正在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突然听到君宇同志逝世的噩

耗，深为悲痛，极想能够见到他的情人——石评梅女士，给予安慰。数日后，在北京大学旧址法学院的礼堂，举行高君宇同志的追悼会由赵世炎同志（中共北方区委员会负责人之一，主管职工和宣传工作，一九二七年国共两党分裂后，七月在上海被捕遭杀害）主持，我去参加追悼会，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和迫切的愿望，希望能够见到女作家石评梅。但是那天很出乎我的意外，评梅女士并没有参加追悼会，可能因为她悲痛过甚而不能参加。但是，在追悼会会场的正中悬挂着评梅女士抄录的君宇同志自题像片的那首诗，作为她悼念君宇同志的悼词。因为，我和恩来同志对高君宇同志和石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但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以君宇同志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君宇同志由于工作关系，一人独居，无人照料，阑尾炎发作后，因耽误时间而恶化以至不救长逝的。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仰慕高、石之间爱情和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总希望能有机会和石评梅女作家见一面，然而，石评梅女士由于失去君宇同志悲伤过甚，约三年后，她自己也离开了人间。我始终未能同石评梅女作家有一面之缘，至今仍引为憾事。北京解放后，我也曾与一些同志和青年一代几度到陶然亭，凭吊高、石合葬的碑墓，我向同行的人们讲述了高、石的爱情和革命事迹。由于对高、石俩人的仰慕和同情，缅怀之思，至今犹存。虽我们两对四人，其中已有

三人长逝了，作为幸存者的我，有机会能为石评梅作品集题写书名，深感欣幸，故不计字迹拙劣，乐于题写。

一九八二年七月下旬于北京

探求光明的心声

——略论石评梅的散文

(《石评梅作品集·散文集》代前言)

杨 扬

石评梅，这个名字，现在许多青年人不怎么熟悉了。但是，说起北京陶然亭公园里著名的高君宇与石评梅并葬的墓碑，相连地说起他们动人的爱情事迹，却总是引起人们的敬意和思绪。多少人渴望进一步了解他们！

石评梅，是怎样的一位妇女，她在短暂的一生里为祖国、为后来者留下了什么？

读她的作品吧！作品显露着她所了解的社会面貌，也显露着她本人，这个值得纪念的人。

石评梅不只是严肃、深沉地对待爱情与生活道路的女青年，而且还是对爱情与生活道路作过深入的思索，加以激情的熔铸，从而写出许多动人的文学作品的女作家。

她是“五四”运动影响下活跃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北京的文学多面手。在新文学的星空里，她的文学才华曾闪放过令人注目的光采。

石评梅，于一九〇二年出生于故乡山西平定，乳名心珠，学名汝璧；因爱梅花的高洁，后来又选择常用名为评梅。她从少年时代就热爱文学，也喜爱歌舞、体育。“五四”运动的影响在全国的传播，象在暗中摸索路径的人们面前闪着晨光，这也

吸引着她从山西到北京报考大学。她本想报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可是正赶上那年国文系不招生，为了早日在北
京这个进步思潮活跃的地方学习，于是报考了体育系。

不过，她并没有放弃文学，而是在当时的进步思潮影响下，迅速地展示了她的文学才华。

从一九二〇年秋到一九二三年秋，在北京女高师上学期间，她就积极参加校内外进步青年的文艺创作、演出活动。一九二二年四月，她写出了六幕话剧《这是谁的罪？》这个剧本在《晨报副刊》连载，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此后，她在学习期间和毕业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部学级主任兼体育教师与代理国文教师期间，写下了为数众多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不仅见之于由她与挚友陆晶清为主编辑的《妇女周刊》、《蔷薇周刊》上，而且在《语丝》、《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绿波旬报》、《文学》等报刊上发表。所署名字除石评梅、评梅女士外，还有波微、漱雪、心珠、林娜等。这些作品的体裁多样，有诗歌，有散文，有小说，有剧本，有游记，有评论，其中为数较多又在她去世后得以编成集子出版的是散文，包括几篇带着散文特色的小说。

她的生命可惜太短促了。她因不幸患脑膜炎这种危急病症，于一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凌晨去世，那时才二十七岁。她年华正茂，从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也才六年多，但在文学上的劳绩是可观的。她留下的文学作品共有数十万字，她的被称为文采斐然的日记和书信也有相当大的数量。她生前在文学上为人注目，与好友庐隐、陆晶清一起，继冰心、淦女士（冯沅君）等之后成为文坛上活跃的女作家。

石评梅与高君宇的结识并逐步加深感情，是她一生的重大事情。高君宇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之一。他是山西静

乐人，曾就学于北大，是李大钊所器重的学生。石评梅因同乡之谊与他相识。她很敬佩高君宇，并越来越深地受着他的影响。她和高君宇间孕育数年形成了深沉而纯洁的爱情。但高君宇由于积劳过度，加重病情，于一九二五年春三月，在二十九岁时病逝于北京。这是石评梅在爱情与生活道路上受到的最重的打击。她由于初恋的挫折，在对待高君宇的爱情上曾一度犹豫。经过持续的相互了解，在君宇病中，她果断地让君宇的心和自己的心结在一起。就在他们的爱情热烈发展的时候，高君宇被突然转增的急症夺去了生命。失去了高君宇，石评梅经受着刻骨铭心的悲痛和怀念的煎熬。但是在悲痛中她更加坚贞地热爱高君宇，至死不渝。她的许多散文作品，特别是抒情散文，都与反映这一不平常的经历有关。

可以这样联想，这一经历仿佛把她探求光明的心志和严肃地对待爱情与生活的情操，放在一个很难的高度上测试着。对这一测试的回答，不论是对往日道路的回顾，或是对面前事物的比较，还是对将来的抉择，不论是对高君宇的深沉怀念，或是对自己悲痛努力抑制，又加倍努力于对友人和学生成命运的关切，还是在困难中时有悲伤流露而终归决心奋然前进的心绪，这些都具有深刻的代表意义。这些都应当说是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一批追求光明的女青年的思想特征，又具有石评梅所独有的个性特征。由于从亲身强烈的感受写起，而且又写得那样深沉，那样真切，那样动情，这些散文作品就有自传体纪实文学所特具的吸引和感染力量。

它们决不轻浅，而是使你动心。

它们也决不空洞说理，而是以作者自身的感受引得你振奋起来。

它们使你从真情实感的坦露中看到作家的人品与风貌，看